

外国文学启蒙读本



莫里哀戏剧精彩故事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外国文学启蒙读本

莫里哀戏剧精彩故事

李远杰 编写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责任编辑:贾雪芹

美术编辑:史斧振

插图:马晓峰

燕虹

外国文学启蒙读本
莫里哀戏剧精彩故事
李远杰 编写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 1/32 9.625印张 19万字 1996年6月第1版
199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01—10000 定价:7.55元

ISBN 7-5376-1374-5/1·564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我厂调换)

写在前面的话

莫里哀(1622~1673)是17世纪法国伟大的戏剧作家。他的原名叫约翰·巴狄斯特·波克兰,莫里哀是他参加剧团以后用的艺名。

莫里哀出身于一个资产阶级家庭,父亲不仅是生意兴隆的挂毯商,还是宫廷室内陈设商,有接近国王机会的小贵人身份。莫里哀从小就喜爱戏剧,中学毕业后入大学攻读法律,并取得学位,但他没有去当律师,而迷恋于社会地位低下的戏剧行业。1643年他在巴黎组织了“盛名剧团”,不久失败解散,后又加入外省地方剧团,流浪各地演出达十二年之久,直到1658年返回巴黎。在外省期间,莫里哀有

机会接触到各阶层的人民，观察了他们的生活习惯，掌握了民间的语言，获得了丰富的生活经验和知识，这对他以后的创作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莫里哀的主要戏剧作品，都是在1658年回到巴黎以后创作的。他第一部获得成功的喜剧是《可笑的女才子》（1659），在这部喜剧里，他嘲笑了贵族的矫揉做作和他们的虚伪。在1661年和1662年演出的《丈夫学堂》和《太太学堂》中，莫里哀提出了婚姻和爱情问题，主张改变中世纪对待妇女的态度和确立人道主义精神。

从1664年到1669年，莫里哀写出了他最尖刻、最富有讽刺性的喜剧。他的著名的代表作《伪君子》，就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伪君子》揭露了虚伪的宗教道德和黑暗势力。这个剧本曾遭到攻击，被禁演达五年之久。《堂·璜》是继《伪君子》之后的优秀剧作，它鞭挞了上流社会的荒淫无耻，同时也反对宗教和禁欲主义。《愤世嫉俗》是古典主义高级喜剧的典范，剧中着重性格描写，充满哲理性的幽默。《吝啬鬼》辛辣地讽刺了私有制社会中人们对财富的渴望，说明贪婪泯灭了人的正常感情，这是莫里哀描写这类主题的最优秀的剧本。

后期的莫里哀也写了一些著名的作品。《贵人迷》（或《醉心贵族的小市民》）（1670）讽刺了小市民出身的资产阶级力图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盲目模仿贵族的种

种丑态。《司卡班的鬼点子》（或《司卡班的诡计》）（1671）具有民间喜剧和闹剧的风格，剧中表现了仆人司卡班的聪明、机智、滑稽和乐观。

莫里哀一生写了三十三出戏，绝大部分都是喜剧。他的剧作是现实主义的辉煌收获，极受当时当地人民的欢迎，但也时而遭到教会、大贵族等敌对势力的攻击。这时候，莫里哀不得已求助国王。他认为君主政体能够满足全体法兰西人民的利益，这种思想在他的作品中也有反映。

莫里哀是人文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传统继承者，也是法国古典主义喜剧的创建人。他在最优秀的作品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些典型形象，给18世纪以后的西欧喜剧以很大的影响。莫里哀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剧作家，还是一位出众的导演和成就、造诣极高的优秀演员。他培养了一批表演艺术家，是法国历史上贡献卓越的戏剧家，也是整个欧洲乃至世界戏剧事业的推动者。他的《吝啬鬼》、《伪君子》等剧目，都曾在我国的舞台上上演。

为了使广大少年儿童能接触和了解外国文学名著，从而打下一个良好的文学基础，本书选取了莫里哀富有戏剧性和趣味性的十个剧本，改写成故事。在改写过程中，注意了把握和突出剧中人物的性格。为了尽量保持原著的喜剧风格，还注意了适当保留人物的语言和细节，

以增强可读性。尽管如此，因为由人物扮演的活生生的戏剧，又加了导演与演员的天赋与创造，比起剧本来可能生动丰富得多。再加上没有亲眼看过这些剧目的演出情况，因此在改写过程中，就有一定的难度，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还需说明的是，关于剧中人物的名字，为了便于少年儿童阅读，都尽量采用了简短的文字。

在改写过程中，不仅参阅了原著外文本，还参阅了国内多种译本及改写本，在这里仅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 者

1995年5月

目 录

可笑的女才子	(1)
才女和求婚者	(1)
父女之间	(5)
女才子和“侯爵”	(8)
羞愧的女才子	(13)
司卡班的鬼点子	(19)
商人和他们的儿子	(19)
司卡班和阿尔冈父子	(23)
不打自招	(27)
生财之道	(32)
过分的恶作剧	(36)
节外生枝	(40)
因“祸”得福	(45)
太太学堂	(51)
“无知”的太太	(51)

弄巧成拙	(56)
关不住的心	(61)
如意算盘	(65)
枉费心机	(69)
穷途末路	(74)
小鸟出笼	(79)
伪君子	(85)
奥尔恭一家	(85)
“圣者”达尔杜夫	(88)
反客为主	(91)
玛丽雅娜的婚事	(96)
老奸巨猾的骗子手	(98)
原形毕露	(104)
伪君子的可耻下场	(108)
吝啬鬼	(113)
守财奴阿尔巴贡	(113)
兄妹俩的婚事	(118)
父亲和儿女的冲突	(122)
媒婆和守财奴	(126)
老头子的精心安排	(132)
晚宴前的风波	(136)
意外的结局	(142)

屈打成医·····	(147)
玛丁娜的主意·····	(147)
打出来的医生·····	(152)
蹩脚医生治病·····	(157)
冒名的药剂师·····	(163)
依计行事·····	(168)
花好月圆·····	(171)
贵人迷·····	(176)
茹尔丹的贵人梦·····	(176)
杜兰德伯爵的鬼把戏·····	(180)
宴会前的准备·····	(184)
精明的茹尔丹太太·····	(189)
克莱翁特求婚·····	(195)
欢乐的婚宴·····	(197)
没病找病·····	(204)
无病呻吟的阿尔冈·····	(204)
继母贝利娜·····	(209)
求婚人汤马·····	(214)
真假医生·····	(219)
还是女儿好·····	(224)
女学者·····	(229)
爱情的纠葛·····	(229)

自作多情是老处女	(233)
学者之家的争吵	(237)
女学者们和才子	(242)
假学者和冒牌诗人	(248)
迷住心窍的费娜曼	(254)
爱情的试金石	(259)
愤世嫉俗	(264)
阿尔塞斯特和菲兰德	(264)
阿尔塞斯特和奥伦特	(270)
阿尔塞斯特和莎丽梅	(274)
莎丽梅和爱丝娜	(280)
爱丝娜和阿尔塞斯特	(284)
莎丽梅和阿尔塞斯特	(289)
莎丽梅和她的情人们	(293)

才女和求婚者

高毕斯是巴黎一个富有的资产者，这个故事就发生在他的家里。

高毕斯的女儿玛德隆和他的侄女喀豆，原先居住在乡下。后来，高毕斯在巴黎发了财，就置买了房产，雇了佣人，并且把玛德隆和喀豆从乡下带到巴黎定居。

当时，“文士”、“才女”们附庸风雅的风气流行，并且成为一种时尚，不但在巴黎蔓延，而且也串到了内地。玛德隆和喀豆这两位小姐，也深受这种风气的浸染，吸收了不少进去。在她们身上，弥漫着所谓上流社会“才女”的风雅和妖媚。她们整



天修饰打扮自己，但她们决不是有真才实学的佳丽；她们崇尚风雅，但也往往闹出许多笑话；她们矫揉做作，忽视现实生活，沉迷于名人、名家所写的虚构故事中。

一天，有两位青年应高毕斯邀请，到他家拜访。这两位青年，一个叫格朗吉，贵族出身，有希望成为出色的律师。另一个叫克瓦西，在国王的护卫队担任副官，前途也很光明。他们性格爽朗，待人彬彬有礼，家境也好。那时候的姑娘，能够得到这种好青年的爱慕，按理说应该是心满意足，三生有幸了。

果然，这两位青年，分别向玛德隆和喀豆直率坦诚地表达了自己的爱慕之情。但是，对这两位“才女”来说，他们不懂得用“爱神的箭”、“热情如火”、“相思难忘”等等这些虚浮的辞令，向姑娘表示自己的衷肠。他们一开口，玛德隆和喀豆就对求婚者，马上表示出双方教养不同的态度。对于两位青年的谈话，姑娘们又咬耳朵，又打呵欠，又揉眼睛，还老问“几点钟了”，“是呀”、“不是”地应付着。

这两个从内地来巴黎不久的乡下姑娘，对自己是这样的不恭敬，是这样的轻蔑和冷落，这使格朗吉和克瓦西非常地气恼。

“你承认不承认，就算我们是世界上顶下贱的人吧，有谁待我们比她们待我们更不像话的？”走下楼梯时，格

朗吉对克瓦西说。

“是呀，她们傲慢无礼，我们要想法报复这两个蠢姑娘一下子。让她们知道社会是什么样子的，这种图慕虚荣的做法到底能给她们带来什么，叫她们认清来往的‘上等人’的面目。”克瓦西也为刚才所遭受的冷眼，心里冒火。

可是，想什么法子来报复教训她们呢？格朗吉说，他有一个仆人叫马斯卡。这个人别看是个下等的仆人，心里却只想着做贵人。他平时能吟善咏，自命风流，不把别的仆人放在眼里，甚至把他们叫做“俗人”。

“这个家伙爱慕虚荣，最喜欢现时流行的修饰外表的风尚。”格朗吉说，“我们把他装扮成一位才子，一位有身份的贵族，也就是上流社会的‘文士’，让他……”

“不错，这个主意不错。”克瓦西称赞说，“我的仆人姚德赖，倒也可以助一臂之力……”

这时，高毕斯看见两人出来，忙迎上去打招呼：

“怎么，见过我女儿她们啦？见面的结果怎样？”

“这事还是问小姐们吧，”格朗吉说，“我们谢谢你的好意，告辞啦！”

这两位青年并不掩饰自己的懊恼和不快，他们匆匆向主人告辞走了。

父 女 之 间

高毕斯知道这两门亲事是没有希望了，就立刻叫来女仆玛洛特，皱着眉头问她：

“小姐们在哪里？”

“在她们的房间里做涂嘴唇的脂膏。”玛洛特回答说。

“叫她们马上来！”高毕斯很烦恼。他望着玛洛特走去的背影，嘟哝着说：“这两个死丫头，是存心要我破产。一年到头离不开打扮，蛋白啦、化妆水啦、猪油啦、安息香水啦……还有许许多多小零碎。她们做唇膏使用的羊脚，每天够养活四个男仆……”

玛德隆和喀豆从房间里出来了。高毕斯不高兴地说：

“真有那种需要，花那么多钱，往脸上涂脂抹油？说给我听听，你们是怎样招待两位先生的？我不是吩咐你们要好好地招待他们，因为他们是你们未来丈夫的人选。”

“爸爸，这两个人的言谈举止不合规矩，你要我们怎么敬重他们呀？”玛德隆噘着嘴，金黄的髻发摇晃着，说，“这种谈情说爱多俗气，既不会写一首抒情诗，又不懂得‘情意图’的人，贸然就提出结婚的话，我不愿意！这种恋爱方式，任何小说里都没有写。”

“是嘛，伯父，”喀豆也附合着说，“首先，是在散步的路上、教堂里或某种公共的场合，青年去看他们的心上人。青年把爱情深埋心中，先是闷闷不乐，然后再委婉地表白。表白爱意的地方，通常是在庭园的林阴道上。听到他们的表白，姑娘生气了。青年以机智、热情的语言平息了我们的嗔怒，于是两人相爱。后来，又遭受种种挫折——父母的阻挠、情敌的嫉妒、失望甚至绝望、诱拐……经过这些风险，两人才能结婚。一开始就结婚，三言两语也就完了。”

“我现在听的，都是些什么鬼话？”高毕斯对姐妹俩的话瞠目结舌。

接着，两位姑娘又对这两位青年的外表进行挑剔。玛德隆以轻蔑的口吻说：

“爸爸，您不见他们一直表现愚昧无知，根本缺乏那种让人一见面就有好感的风度。说是为了爱情来拜访，可是衣服上没有缎带，光溜溜的；帽子不插羽毛，头发零乱，这叫什么样的情人哟！叫人不堪忍受。”

“我还注意到，他们的领花不是出自一流的裁缝之手；裤子不够宽，差半尺多；发型也古怪！”喀豆说。

玛德隆又对父亲说，我们才来到巴黎不久，您就答应让我们呼吸呼吸上流社会的空气吧。您就由着我们从从容容编出我们的传奇，别逼我们一下子把结尾做出来